性理大中

性理大中卷之十九

錢塘應撝謙嗣寅父編集

河陽趙士麟玉峯父鑒定

賞罰

程子曰。萬物只是一个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縕而育萬物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旣舉元愷。必放共驩。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

法令

程子明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

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淵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个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不復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元城劉氏曰。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撝謙曰。此如法令官吏犯贓者死。而祿不足以贍其父母妻子。則爲官何能使之不犯贓。然則行贓吏之法。必重祿以贍其家。使犯吾法者。必其貪者也。然後可以必行而無赦。

朱子曰。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

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必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也

揭謙曰爲治之始但是苟且而不立長久之法皆亂世也帝王欲齊民創業垂統必同律度量衡辨宮室車服上下至于田賦經界學校貢舉銓選訓

練等類必皆講畫善無弊之法而謹守之

井田　屯田　限田

程子二嘗與張子厚論井地曰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以用算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或三四

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于畫之也苟如此雖便使暴君汚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正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

搗謙曰經界之正難者在奉行之人若立法亦易今若攷正尺律頒度于天下使天下州縣凡一鄉

之地。方百步之內。各立一界石。方千步之內。各種一界樹。以指南。定東西南北。無使侵逕那淆殺。然後使人丈量。各計分畝。田若干。水若干。廢地若干。平原若干。道徑若干。山林若干。下隰若干。一里之中。若干厨。役若干區。此必無遁矣。其邊水邊山。依弧曲勾股折算。然後依界樹畫方為圖。凡一州一邑。皆了如指掌。○横渠言均田。願者衆。不願者寡。非也。天下事無論利害。總不可使貧者無故而得田。富者無故而失田。盖貧者必有貧之由。富者必有

其富之由賞游手而奪祖遺可謂平乎彼貧者視

田爲身外之妄得天下必多荒田矣

華陽范氏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問于有若有若對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

可也後之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雖省其力役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于治哉

撝謙曰貧者多由于苛政固也而亦由于無教國多惰民奢俗雖人與之田亦何益哉

問横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于今果如何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

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妙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按先儒稱夏后氏分田每夫五十畝以五畝上供謂之貢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田畫爲九區八家皆私七十畝共五百六十畝各耕公田七畝共五十六畝以十四畝爲廬舍謂之助藉其力以助上也周人以九百畝爲井内二十畝爲廬舍家二畝

半。餘八百八十畝。八家共耕。通力合作。及收斂之時。計畝均分。一家得百畝之所入。八家得九之八。公得九之一。謂之徹。徹者。通其財力。與斂之豐歉也。擕謙曰。先王之法無不善。而行之非人。則無不有弊焉。貢則歲荒之時。民艱于常賦。助則末世民頑。厚私而薄公。徹則吏乘勢以下漁其民。上罔其君。出入會計之際。尤難稽考。故孟子雖言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而後世卒不可行者。民與吏多奸也。貢法之不善。患在凶歲取盈。苟能論年之

上中下而取之小荒蠲十之三大荒蠲十之七或盡蠲之則仍無弊也故貢助徹猶之三正並建而貢法寅正永為定制矣○善通井田之變者屯田也漢武始用塞卒田邊地自趙充國以屯田制勝而言兵者祖焉光武中興遣將分屯而魏武屯許下鄧艾屯淮上皆以克敵唐有天下遂設府兵屯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足以衛動足以征而無糜餉之害有井田之遺意焉至開元而廢宋于唐汝河潁間有田務然屯利未廣洪武初則各省並

屯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可謂盛矣今欲復屯田不必更循故迹但有荒地即調兵屯之立法之始設良吏定經界度源流通溝洫分牛種備稼器量人力派田其保恤賙救一依井田之制而畧變通之雖時異勢變而此一方可以數百年無壞不必處處齊同也○井田遂溝洫澮之制諸儒推論立法如此觀周禮有不易一易之地有再易之地有萊五十畝有萊百畝有萊二百畝即周制已不能盡然正方周徹法通公私爲一井而雨我公田

之詩。仍用助。想周制已不免貢助徹兼用。大抵地
方極壞。必須從新畫理。則以我徹法行之。使以王
國來極耳。其餘未弊者。且令仍舊。不必變也。推此
法爲之。先王之治。亦可行于後代。但患無其人耳。
○漢董子言于武帝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限民名田。以贍不足。限田之法。始此。自晉及唐。亦
嘗行之。今按限田。雖不可奪此與彼。然人一丁。田
不得過百畝。亦均田之一術也。○唐陸贄言于德
宗曰。京畿之内。每一畝。官租五升。而私家收租。殆

有畝至一石者。是三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于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望令百官集議。凡所占者約其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農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此乃安富恤窮之善經也。按私家租佃。雖非官所能裁。然官爲立法終稍殺其暴。使兼併者無利。而又嚴荒田入官之禁。亦不均而均之之一術也。○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

致。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爲粟百八十萬石矣。此等處。儒者亦不可不知。

經界

朱子條奏經界狀曰。竊見經界一事。最爲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

者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于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輙為浮言所阻。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于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唯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併為所累。獘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

漳二州。而次及于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蚤衰。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候報可。竊恐遲緩不及于事。見已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于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

事使擇一郡守臣次其昏謬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于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宅官一州不足則取于一路見任不足則取于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于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〇一經畫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降指揮即已差人于鄰近州縣

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蔡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筭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攅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誊錄。照對行下。

〇一圖帳之法。始于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潤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各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

而已。不必更開入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僱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僱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

亦不至于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唯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繁重。畫理畝畒。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必嘗爲胥吏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于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

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役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略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一緫與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

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筭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詣施行〇一本州民間田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租稅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況年來産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

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産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産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郡以産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産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遞減輕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郡以到官之數

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原註）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解發舉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註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畝。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

併就烟爨地分開排總結僉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侯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僉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稅

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于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伏乞聖照。特許施行。○第四項貼黃曰。臣契勘產錢不得過鄉。此乃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產錢往往過鄉。劃上姻婭去處。故州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產無不甚重。與

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產錢租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第五項貼黃曰。所謂俵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俵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他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中請司狀曰。紹興年中。嘗建一路。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十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為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

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

○又曰。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㴱淺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

但取從上丁產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于一貼。凡選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于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

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宅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于民者。○又曰。此一事。自初降指。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盡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

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適所以漏泄幾事。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于其後。非計之得也。○又因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曰。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嘉

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經筭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筭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旣而思之方量

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給與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今雖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暖。管下田土。幾及冬春之交。民間已自耕犂。若于此時施行。不唯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

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下手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節次條陳利害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于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畧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復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既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

諭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畧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他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雖遲之數月。而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漳州經界。卒以進士吳禹圭言報罷。先生自劾去。○答黃子耕書曰。向在臨漳。訪問丈量筭法。得書數種。然鄉民卒乍。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于田段中

閘先取正方步數却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却自省事恨為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効今讀所示尤使人悵然也○答王子合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然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畚持鍤揭竿引繩以奔走于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為逸哉但以為若不為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為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愿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事紹興年間正施行

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周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莅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堵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壞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熹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尚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嚕沓又復如何也

按王介甫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若瘠鹵不毛及

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所謂土封即此歟。紹興間李椿年言經界不正有十害。經界正爲十利。秦檜主之。命措理經界。雖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舊。漳汀泉未畢行。贛州及瀘敘等州並免。及朱子知漳州。又有此議。終尼不行。後湖南廣西再命再辭。及上留丞相書。深以此爲恨。

隆慶間吾杭丈量不均。委嘉興府同知黃清覆定仁和經界。有丈量法則六條。○一專責委以本官

原係嘉興之官。民非所事。浮言易起。必須上人專于委任。而該縣知縣。協力贊襄。視本官所任之專。原爲代巳之勞。視本官所成之功。不啻若自巳出。庶始終無償事之虞。其分委官四員。該府開送。○

一選人役　該縣選各里中丁糧數多。行止端莊者一人。爲公正富民。使領一里丈量之事。即令保舉量手筭手書手各一名。要素有身家。勤慎守法之人。不許容積年奸猾之人。營充作弊。若本里書筭量手有奸。公正富民不察者連坐。如果奉公守法官府覆量無違。五年之內。給帖免役。○搗謙按富人子。多不知筭。若行此法。必須能知筭法者。方可責成。不能。須令退役。庶無枉濫。○

一准首正　凡有欺隱田糧。盡從宥免。如仍前欺隱。覆丈之時。爲他人出首者。通行究治。○

一定經界　凡丈量不清。皆由隔縣田地。彼此影射。今取鄰縣圖冊查明。于縣界田塍壘土立木爲標。詳書業主。與某縣某區某啚某圩某人田界連。以便查覆。○

一較弓式　每一田一畝。積弓計二百四十。每一弓長鈔尺六尺。此一

定制也。即便較定弓式。各里一張。送官印烙。給發業戶。使先自量戶下之田。每坵塡給號票一張。本牌一面。備開田形四至。量過弓數于上。原額稅糧若干。今次量多量少若干。本牌各插田內。以聽覆量。辨驗號票。類集交與本里公正。約同本區老圩長里書人等。重量無差。投送分管縣佐。再量的實。然後類送總理同知黃清。監督復量。弓步不差。田畝無隱。方准收票在官。彙集成冊。候量完之日。照畝定稅。仍依式各塡紙一張。用半號關防。給業戶爲照。如朋奸隱漏。通行究贓正法。○擕謙按此尺宜依律較定。使天下齊同。○一查區總夫經界旣正。則各區總數。分之即爲各戶撒數。中間幾區。或以河岸。或以道路爲限。雖鱗次櫛比。未易辨識。而每區大段。亦自分明。監理分委縣佐等官。總量一區弓數。內除溝漁道路若干。即是各里公正業主所量之總數。如有不符。即係隱漏。而大綱無遺矣。經界了畢。監理同知。即將圖冊。盡地繪圖。重造一部。申報省府。○按此法。宜合朱子經界疏狀參觀

賦役

貴與馬氏曰。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賦二十倍于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然漢時亦有税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筭賦。人百二十為一筭。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筭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

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葢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匹綿二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于漢也自是相承戶稅

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蓋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而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爲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

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可按以爲額。盍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非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德宗時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稅。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綃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亟爲民困。此乃掊克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賦稅

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以戶賦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撝謙曰。今之法雖承兩稅。然楊炎之法。謂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陸宣公謂其計估算緡。失平長僞。

挾輕資轉徙者。脫徭役。敦本業不遷者。困歛求。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今則丁錢不論貧富。爲是。但不當責錢銀于田畝耳。○據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籍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歲終。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十戶。名全

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及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遴

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菴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具編冊如民。科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墳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磨勘。亦如之。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部給事中一人。督

監生淸比遑悞撿暴囊浥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善惡廣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蓋太祖以天下之賢士大夫隸之仕籍以統郡縣之人民而郡縣之人民則具于其鄉之黃冊以天下之郡縣悉圖載于一統志而郡縣之土地則又悉圖畫于其縣之魚鱗圖甚大畧也瀛海張氏曰圖所重在田則田爲經

人爲緯田各歸其都圖諸原隰墳衍腴瘠方圓之形畢具遇土田之訟則質之此不與人爲轉移者也冊所重在戶則人爲經田爲緯田各歸其戶一切新舊變遷離居析爨之故皆具遇賦役之徵則稽之此與人爲轉移者也有轉移者以時其登下之數則役不膠于一定而消長之變均有不轉移者以握其常定之劵則田不紛于出入而隱漏之弊絶法至詳矣顧有司定賦役利于冊之便則田必隨人田既隨人則即去其在所而與圖不合寖

久則圖不足據。一聽冊之轉移而欺隱影射飛洒詭寄之姦百出。此皆經界不正之故。經界者。非獨古井田有經界。卽邑分爲鄉。鄉分爲都。都分爲圖。必有經界焉。其田必有定數焉。受田之人。甲與乙易覈也。受役之數。重與輕易裁也。輕重之額定。甲乙之名立。戶有入田。必無出人。可來役必不可往。如此。則豪民疲于奔命。必約而定于一方。而單戶窮于分析。將各而守其隴畝。不井田而民安于鄉井。不限田而民甘于節制矣。○正嘉以後。魚鱗冊

歲久漫漶。至亡失不可問。而田糧始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巨室置賣田產。遇造冊。賄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有暗藏逃絶戶納者。有花分子戶不落眼者。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石爲包納者。有全過割不歸本戶者。有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爲懸掛掏囘者。有暗襲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脚色。揑作寄庄者。于是遞年派糧差。多無所歸。俱命小戶賠償。小戶逃絶。命里長。里長逃絶。命糧長。糧長賠累。亦皆歸于逃絶。乃藉藉

議丈量而鄒文莊守益行之其鄉吉安府安福縣

知州安如山行之裕州而萬曆八年遂大均天下

之田然其吏之淸强敏練撫字忠愛者得因自效

而其罷軟貪縱養交買譽者不無反增其弊祭酒

王材嘆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眞切

爲民之心祇欲速成以邀虛譽是聖祖之尺度不

足遵上司之簡書不足畏獨書筭以省力之私爲

一則之說逢之官昧其良心以欺民民抑其本心

以徇官取快一時操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

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遽之。能有行乎。攜謙曰。開國之初。法嚴令必。人主有知人之明。專委公廉有才者。分歷天下。而下人畏誅。故經界之正。大抵少弊。至中葉以後。人多玩法。而請托之弊多。又各委長吏行之。長吏之賢不肖。地各不同。則其利弊亦州各不同。其勢然也。○魚鱗冊始于宋之趙譽夫。其法與王介甫方田法。不甚相遠。然洪武中以此定經

界。而介甫之法。爲弊于宋者。葢其時衆君子不肯行其法。而介甫用小人行之。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撝謙嘗問賦役于玄宥祝先生。先生曰。一方有一方之賦役。一時有一時之賦役。如今之田或以一斗起科。有好田收三石。便爲三十稅一。薄田收七八斗。便爲什二三。或反賠糧。此時有人種。便爲好田。數年佃人弛荒。便爲荒田矣。○定稅之法。當隨五土與五色。參肥瘠旱澇。分爲數等。年有豐有凶有平。以平年爲準。什稅其一。遇荒則或減或

䧺。地形明載圖籍。每年令縣令按行水道。有海壆河決。人力不可回。許奏改稅糧。從實增減。其餘蕪塞。府縣不爲開通。即爲不職。荒蕪田地。貧者補而富者罰。其可也。○平世必使其令信如四時。孔子亭去食而不可去信者。正爲餉之不可加也。觀自來吏之作姦。皆由于每歲加減不等。與歛法名目不同。所官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歲各有異。故小民任姦胥里甲之高下。莫可致詰。今若歷年久遠。無分釐加派。凡所有常稅。令長吏作爲定書。四

時讀法每鄉宣布之吏胥雖欲侵欺乾沒何所措乎○按計畝、、稅必歸本里則無產去役存之弊併無遠方兼并之事而或以爲人戶住所分散則里甲之催徵賦稅誠難不知今之人戶流徙已與黄冊之版籍異而亦未嘗不徵若分主客戶在本里者爲主令同里自催在他里者爲客着一役催徵此亦抑并兼之一法也但催徵之役不許包納而厲其禁庶幾無弊○元時定稅議者以爲太輕耶律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

者則令已重矣○人丁宜逐年增減而往往隱漏者縣官不肯減人戸不肯增上下不以誠而已苟上之人以誠化民則民自不隱○聖賢論賦稅多矣只歛從其薄而已蠲租免稅盛事也然亦有弊焉貧民田止數畝其稅不敢不完富而頑者田連阡陌關通猾吏積年拖欠遇赦買免然則蠲稅適以名奸耳善蠲者當分爲二科其不欠者竟蠲本年之稅其欠者則蠲其本年而徐征其欠察其作奸者重懲之可也○唐陸宣公言攤賠之害曰田

疇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于殿責。罕肯申聞。所司姑務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闕額。槩加見在疲瘵一室已空。四鄰咸盡。又言催徵之害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旬月之異。一覽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敎迫。重傷疲人。此爲民父母者。所當知也。○玄宥先生又曰。朝廷錢糧。所以積欠乾沒者。多由催

徵者急。則吏人以他樣錢糧那益。縣官但以錢糧畨完得行考滿。則不復顧前後之事。而但顧目前那移。故其中以民之脂膏飽吏胥者多矣。○古人司徒掌邦教。今掌邦歛。攷世之變。可知也。○周公宗建令仁和長單催稅之法。里人至今稱之。○漢文以官爵募民入粟。而鬻天下田租。夫當取而蠲之。是遺道于譽也。以粟得官。是教民以無耻也。均失之矣。先王非荒不蠲。非德不官。

康侯胡氏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撝謙曰。里役有銀差力差之別。夫庶人力役。義也。銀差則取之何名。如有公費。自當于常稅內留一分以充之。未有可妄取百姓者。如宋破分之法可也。○或問雇役差役之宜。曰子言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曰其使民也義。使民者。聖王之所不免。亦曰義而已矣。周禮役民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問富者之舍也。今使民出錢而免役。僱貧者役之。是賣富而差貧也。姦胥犯此。

則朝廷罪之。豈有天子而責富差貧者哉。其使民也。亦不義矣。富者有錢。自僱人代役。則可上之人立爲此法。則不可。宋之王安石主僱役。司馬光主差役。當時議者但欲便民。而不論先王立法之意。是以紛紛不能定也。以利害論之。唐以租庸調三者取民。所謂庸者。即力役也。用民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爲絹三匹。謂之庸。至楊炎變租庸調爲兩稅。于時詔書謂兩稅之外。悉無他徭。是則免役之法。不待王安石而已行之矣。然其後宣

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之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簡署。訖。鏁于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考。則差役猶不免也。至宋之賦。猶唐之兩稅也。故庸則以廂軍爲之。而所謂衙前諸役。非古三日之役也。王安石欲行免役錢。而蘇軾曰。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非事例也。然其言曰。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于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

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自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此言是也。乃其後軾反自忘其言。而又以力爭于元祐之際。至南渡以後。役錢畢輸。而差役果如故。金華民汪灌等以私田粟佐當役。又有義役之舉焉。噫。可嘆哉。洪武中。以田起糧。以戶起役。而役之重者。歸于上中戶。法固善也。至中年役重民病。乃議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

條。總徵而均支之。其徵收不輪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皆官府自支撥。則猶唐之變兩稅。宋之變免役也。其法始下。民大便之矣。不數十年。而差役之苦更甚于往時。竟何益哉。以此知官之與民。必不能無役者也。役重民病。但有恤民減役而除貪殘之吏。即有所費。但當請節之于上。不容更取之于下。徵之往事。固如此矣。○洪武中役法依戶數定里長。不許那移。然

其重役。止派上中戶。而不限里。十八年。令有司第民戶上中下三等。爲賦役冊。貯於廳事。凡遇徭役。取驗以革吏弊。然民有丁產多而貧。丁產少而富者。極難淸查。明道令晉城。預知民間貧富丁產之數。乃審繇役。按籍而定之。無敢遁者。非至誠用人。不能得之。○富民者國之所恃以安也。重役加于富者。不過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耳。究之富者病。國亦病矣。安民唯有減役。別無巧法。○軍興則役自繁。興師至萬。而民無妄役。可謂整[illegible]矣。○役莫

大于漕運。久必民不堪命。若軍運。則非重督運之權。假以生殺不可也。○古之役民甚繁。然而君民相親。如家人父子。出力而不奪其時。不傷其財。不致其病。故雖繁可任也。後世官之治民。如傳舍。田疇荒矣而不恤。貨財殫矣而不知。筋力瘁矣。而不問。牛羊用人。雖歲一役。而民不堪也。

理財

盱江李氏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末。爲農常糶。而末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爲賤則

傷農貴亦傷農賤則利末貴亦利末葢農不常糴有時而糴也末不常糴有時而糶也以一歲之中論之大抵斂時多賤而種時多貴矣夫農勞于作劇于病也愛其穀甚于生也不得已而糶者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昏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一穀始熟腰鎌才解而日輸于市焉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乘勢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農人倉廩既不盈竇窖既不實多或數月少或旬時

而用度竭矣。士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耜而或無食也。于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勢而閉之。重其幣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農之糴也。或闔頃而收。連車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糴也。或倍稱賤賣。毀室伐樹。不能以足食。而坐賈常規人之餘。幸人之不足。所爲甚逸。而所得甚饒。此農所以困窮。而末所以兼恣也。易繫辭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者。君之所理也。君不理。則蓄賈專

行而制民命矣。上之澤于是不下流而民無聊矣。此平糴之法。有爲而作也。管仲行于齊。李悝行于魏。耿壽昌行于漢。國不失實。人獲其利。自晉及隋。時或與廢。厥聞未昭。唐天寶中。天下平糴。殆五百萬斛。茲全盛之事也。大宋受命。將百年矣。穀入之藏。所在山積。平糴之法。行之久矣。蓋平糴之法行。則農人秋糶不甚賤。春糴不甚貴。大賈蓄家。不得豪奪之矣。而官之出息。當什一二。民既不困。國且有利。茲古聖賢之用心也。然其所未至。則有三焉。數少也。道遠也。吏奸也。

一郡之糴不數千萬其餘畢入于賈人至春出糶寡出之則不足于饑也多出之則計日而盡也于是賈人深藏而待其盡盡則權歸于賈人矣是數少之弊也倉儲之建皆在郡治縣之遠者或數百里其貧民多糴則無資少糴則非可朝行而暮歸也故終弗得而食之矣是道遠之弊也舉掌之人政或以賄槩量不均行濫時有及其出也或減焉或雜焉名曰裁價實則貴矣是吏奸之弊也今若廣置本泉增其糴數則蓄賈無所專利矣倉儲之建各于其縣則遠民可

以得食矣。申命州部。必使廉能。則奸吏無以侵刻矣。如此利國便人。事可經久。是謂通輕重之權。不可不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攟謙曰。常平之法。宜自三石以上。不許兼糴。亦所以防蓄賈也。

右論平糴

謝顯道曰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賤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撝謙曰鹽法非王道也然後世以代正供似不可廢矣通商惠民禁奸三者爲上裕國次之〇鹽大利之所在也而法得行者官執法而販不行也世亂販行何法不弊竊嘗聞之商人今日之鹽行私者衆苟守正法不唯無利抑且虧本然則不業鹽

則已業鹽必冐法矣爲國家者豈可使民必冐法
而爲商哉

右論鹽法

謝顯道曰陜右錢以鉄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
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也乃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
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
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

朱子曰古者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
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

重輕。蓋古人錢闕。方鑄錢以益之。
獨謙曰。王者鑄錢。非以作利也。所以平民心也。錢
行則僞銀息。分釐之間。輕重畫一。而民心平。步時
聞訓。謂分釐用銀。不妨過重。以惠小販。長而食貧。
見小販之等。于定星處。幸重半分。積而論之。貧者
零用銀一兩。五錢。只抵一兩。富者併用。則反是。乃
悟向之所謂善者。正所謂惡也。以此知天下之善。
莫過于平。此亦錢不行之故。
右論錢法

龜山楊氏曰。周官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贏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蓄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蓄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蓄所以阜通貨賄也。此商賈所以願藏于王之市。而有無贏乏皆濟矣。

鴻謙曰。泉府之法。唯封建時可行。今天下一統。官皆無常。不可行也。唯國用軍需。則暫于出產州縣。

置場收買令遠近以貨自至所須物足則止不得
至民家强買其有非次急切軍興亦各于出產州
郡專委長吏于有物力上戶內平價給買稍有侵
違加以嚴典庶民無重困乎○漢初令賈人不得
衣絲乘輦至武帝竭天下之力幾無以濟乃令賈
人爲官賴桑弘羊平準之法得以僅存董子曰天
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
是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而况人乎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貧且乘致寇至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可謂武帝之要藥矣○唐之劉晏亦以通財濟國然而君子不尚者以國家經賦本自足用多聚財于上而濟其侈所謂民賊也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右論平準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

所謂均節也。○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也。取之以道。用之有節。各當于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于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內府待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司不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王不得而逾之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

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于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救。愚意莫如因制國用

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弊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舉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經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然朱子又有與王運使劄子曰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

本軍全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爲當倣其所爲。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爲收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之載。大約所供纔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一例如此供申。然在部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爲可學。使臺所爲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

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憙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囷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援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憙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下下執事其後不知運使所答如何

楊謙按朝廷于州縣錢糧。徹底清查。盡歸京師。終非美事。惟選賢而任之。使多備積蓄于本地。交盤之數。使本地士民鄉紳共知之。苟貪汚著聞。則繩之以法。雖聖王治世。不過如此而已。

嘉靖中詹事霍韜疏曰。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六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又備查天下額數。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

存額二十三萬失額一百九十七萬河南額田一
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
又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
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
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無藩府之撥給
疆里如舊非荒廢于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
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間歷歷
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彊半更十百年減失
又當何如伏望勅行戸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

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遊館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開闢。田額宜多而顧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為心。天下有受僭民賊利。為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册。獻田額數。盡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

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十一萬視初年減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八十萬視初年減七百二十六萬矣據上數戶宜減六百七十四萬今亦不合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宜多而少何也伏願再勅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遞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七倍矣攷山

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項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項失額者三萬項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四十一萬項減而三十八萬項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伏願勅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

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由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由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畧。弘治後未稽也。伏望勅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類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守日紊。數亦難稽。昔光武中興。鑒而世冗官之弊。裁

省天下州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于此時者也。伏望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冗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官逾多。則國逾困。而民逾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裕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

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乎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其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祖宗之舊。然且必獘。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幾何而不窮乎。所望陛下早計豫思。日慎

一日心由此正念由此堅克己復禮之目由此而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而致幸甚

撝謙按此疏言國計甚明覽者以三隅反則經費雖廣可指畫而陳矣然人君處盈絀之道不可不審也當國計之詘固當戒其侈心勿爲妄費然亦當小疏通之或惠鮮寡或興禮樂毋務厚藏以滋後人之侈當國計之詘固當量入爲出愛養樽節清査耗蠹仍當褒示寬大不可唯務裁削以啓亂源嘗見父老言崇禎間流寇之起始于裁革驛傳

固當慎也。

右通論

節儉

程子曰。仁宗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

日也。蓋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人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議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絁被。漆唾壺。

楊謙曰。珠玉錦繡。物之貴者也。焚而棄之。如土芥。

此正其性之奢處。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

之肉食無畧。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比之後人簡約多矣。

晉齊許子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不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五峯胡氏曰。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饑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此。上不知禁。又益

甚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撝謙曰。國之用財。必有節者。非徒儉而已。宮府之制必有法式限量。不得踰溢。如庶民不得衣絲。品官不得織金。宴享祭祀。籩豆有額。民間不得倩厨人茶使。婦女不得擅用珠翠。皆所以使上下有章。而裕生財之源也。曰不嚴而令行。如之何。曰節自上始。

救荒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

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旣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個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糴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爲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纔

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揭謙曰朱子救荒法載本傳見前

禮樂

程子伊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其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

雖聖人作須有損益○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事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唯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于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竭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古

人無椅桌。習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桌。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撝謙曰。不特如此。垂足而坐。則精神緩散。

又曰。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于是。

撝謙按。何氏埤解詩言志四句。實爲有理。其言曰

自明良之歌以至三百篇之作今尚可考莫非各陳其情是之謂詩言志詩既成矣其吟詠之間必悠揚宛轉有清濁高下之節然後可聽是之謂歌永言當歌之詩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俗聲唱曲之時或吹竹彈絲與之相應乃其遺法也近奏衆音清濁高下雖得齊一須用律以齊之如作黃鐘調則衆音之聲皆用黃鐘爲節作太簇調則衆音之聲皆以太簇爲節然後清濁高下

自齊一而不亂。俗樂以合四一尺上工爲板眼。乃其遺法也。此說最爲備盡。余有古樂書。從蔡氏新書另有考定。推此法行之。節序樂音爲三十四卷。有知音者。可舉而行也。

又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戚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朱子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這個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的。聖人所傳于後世的。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天理之自然。○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

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觀矣。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個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

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巳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樣。便是大原大本。○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且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

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于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學有節奏。學他的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

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鍾鼓。然後以鍾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人鍾鼓已自不識。○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個小陰陽。○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

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樂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

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

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與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取進止

撝謙按凡日用之禮經禮也多見于禮記遇事而行之有時者儀禮也二者須分而觀之終不可合合則必有若儀禮之繁而所經禮束而不觀者矣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

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聲音節奏方成禮樂○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的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的意又如行路人兩个同行纔存个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之心皆緣是無个少長之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的意○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于人者不知釋回增美皆由于禮器之大備而

好善聽過。皆本于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于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于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

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于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于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

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

朱子曰。昔者聖人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葢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

不褒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敎而施之無窮者葢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敎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敎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敎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葢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

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養心治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于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由此

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禀。不能一于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于洒埽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葢無二理。其匡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

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

南軒張氏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于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

可以進焉。至于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于其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致。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敎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弦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

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脩游息于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于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序。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于君

也。身脩而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于班白者。不負戴于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西山眞氏曰。按古敎法。其近民者。敎彌數。故二十五

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于學。豈特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埽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

地之非學則警于冥冥惕于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子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撝謙曰至洪武中其言遂驗始立學宮祀先師府學置生員四十人縣學各二十人作尊經閣以藏書作明倫堂以開講作學舍以招來學者使誦讀于其中立敎官敎諭以爲之師設廩祿以繕其食月課其業而又設提學以爲之進退又時簡其孝

弟悖行者。以爲行優。簡其不率教者。以爲行劣。所以整齊士風。法至詳也。至其後。學徒益廣。教乃漸廢。但取士之日暮途窮者。以爲教官。一切教養無聞。士有入學者。止令齋役徵其束脩贄儀而已。師道廢而士習益以不振。吁。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

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此所以致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揭謙曰欲種苗者去莠欲養民者去奸欲養士者必去奇衺遊冶放浪鑽刺橫議之習而後學校可清也○教人之法經書皆有畫一之說不許淆亂而後學術始一○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萬曆時爲賊民之先者李贄是也今其書遍于天下欲人心之正其可得乎○淫書之賊

人也過于酖毒使之遍坊市而不禁則司學之罪也○士必養而後可教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龜山楊氏曰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循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過

變西晉之士樂恬曠而不乎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于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

旌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于巳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何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說。其自處如此。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性理大中卷之十九終